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曉晴齋散記

胡博淵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胡博琳遺著回憶錄

曉晴叢書 故言

財胡博琳先生詩稿並遺著卷之三



胡博淵先生遺像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夫人段智輝居士遺像



公子胡元民先生遺像



胡博淵先生傳略

許雲樵

胡博淵先生，字鐵先，江蘇武進人，遜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六月二十二日誕生於原籍武進周橋鎮大慶里。先世詩禮傳家，望重鄉黨。幼即聰慧過人，先讀經史，繼習科技。年十二，就讀吳稚暉先生於其家鄉雪堰橋鎮創辦之三等小學。年十四，奉母命赴滬就長兄讀英文，又寄讀盛宣懷家年餘，為求英文深造，進美教士李佳白所辦尚賢堂，後考取游學預備班，修業三載，至一九一〇年赴北京，參加清華庚子賠款官費留學考試，兩試皆捷，乃得派赴美入麻省工藝學院，專攻礦冶。一九一七年畢業，因政府欲開發新疆，乃轉入匹茲堡大學再度深造，獲石油工程師學位，一九一九年起，留美任艾幾華特鋼鐵廠金相室主任。一九二〇年奉召返國，立志振興中國重工業，初就任北京龍烟鐵廠工程師凡三年許，曾主持建造中國最早熔鐵爐。一九二四年轉任湖北漢冶萍公司大冶鍊廠鍊主任凡四年。一九二八年，實業部為加強國家工礦建設，成立礦政司，主管全國礦業開發事宜，先生乃就任第一任礦政司司長，凡六年，擘劃開發，長才展布，為國盡籌，厥功至偉。一九三四年轉任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兼實業部技正凡四年。一九三八年，抗戰軍興，政府西遷，就任經濟部簡任技監達十年之久，同時復兼經濟部西康辦事處主任及西康鋼鐵廠籌備處主任。中國礦冶工程師學會公推為會長，中國工程師學會推為副會長，全國工程界聲望之高，人所共仰。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年，又兼唐山交通大學貴州平越分校校長，作育科技人才，菁莪輩出。抗戰勝利，百廢待興，先生於一九四五年，奉行政院派赴美國考察重工業，並兼遠東礦冶考察團中國技術顧問。一九四九年至台灣，就任國立編譯館董事，兼台灣鋼鐵廠及工礦公司

技術顧問。一九五一年，再度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礦冶學院研究四年。一九五五年赴新加坡，受聘爲南洋大學理工學院院長。翌年轉任馬來亞大學工學院客座教授，凡八年。一九六三年退休，初居吉隆坡。一九六九年移居星洲龍山寺。初尚矍鑠，後以久患糖尿病，乃致步履蹣跚，舉止遲鈍。一九七四年春，情況轉重，友好乃電召其長孫志鈞至星，親侍起居者二閏月。志鈞君時已獲麻省工藝學院碩士學位，視祖疾稍瘥，乃返美就任通用電氣公司研究工程師。科技之家，箕裘克紹，老懷堪慰矣。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先生突患中風，昏厥不醒，友好乃送陽伯醫院急救，得轉危爲安，惟週身麻痺，不能動彈，飲食便溺，均需人服侍。友好復召其孫省視，以匆促不獲久留，四週即去。幸同鄉至友悉心照顧，纏綿床第，至受磨折。延至十月二十一日，油枯燈盡，淹然仙逝於上午十時一刻，享壽八十有八。哲嗣元民，前已罹難於一九五八年，年僅四十有六。夫人段氏智禪，卒於一九六四年，享壽七十有六。先生除留美長孫外，尚遺有寡媳匡杏華女士、率孫女璵輝、碧輝、次孫樂山留居南京舊宅。山頽梁壞，哲人其萎，親故同悼，嗚呼哀哉！

詩序

停矣，

光緒年代的鐘擺！

火車乘着餘勢，

衝向西土。

英銳忠勇祥和

清高之氣，

逸出六尺，

散回太空。

終於

熔於赤道。

礦，

開矣！

工業，

重矣！

歷史忽略，
詩人揶揄，
第一代工程師，
荒山不堪其擾，
望住熔鐵爐，
傻笑的人物，

胡志鈞

曉晴齋散記目次

胡博淵遺著

一、自序	一
二、自索家世	二
三、寄讀盛宣懷家	三
四、由尚賢堂到游學預備科	四
五、投考路礦學堂	五
六、慈禧光緒之崩	六
七、考取清華官費留學	七
八、歸國後之服務	八
九、綏遠測勘礦產之驚險	九
一〇、避「歹小子」幾喪生	一〇
一一、應付地主之阻撓	一一
一二、礦產形勢	一二
一三、龍烟計劃滄桑	一三
一四、內亂中之大冶鐵廠	一四
一五、出任礦政司長	一五
	三八
	三五
	二五
	二三
	二二
	二〇
	一七
	一四
	一三
	一一
	九七
	四一

一六・外人侵佔礦權	四一
一七・人命不如小驥	四二
一八・牽連胡佛在內	四三
一九・宦海浮沉	四四
二〇・抗日開始	四五
二一・接眷巧遇	四五
二二・考察湘西	四六
二三・戰時首都	四七
二四・西康邊情	四八
二五・康定十日	四九
二六・奈爾夫人	五〇
二七・黑夷之患	五一
二八・西昌工作	五二
二九・會理計劃	五四
三〇・川康考察	五六
三一・遇李松泉	五八
三二・飛機失事	五九

三三	後方交大	六二
三四	工廠西遷	六四
三五	入川開會	六五
三六	訪自流井	六六
三七	遊峨眉山	六七
三八	稚師報告	六八
三九	小詩紀遊	六九
四〇	拒長江大	七〇
四一	前龔小學	七一
四二	表弟遇害	七二
四三	倉促去國	七三
四四	吃大鍋飯	七四
四五	日人治台	七五
四六	暢遊名勝	七六
四七	蘭州之行	七七
四八	玉門油礦	七八
四九	西行途中	七九
八四		八一
八三		八二
八二		八三

五〇	盜寶經過	八六
五一	參觀石窟	八七
五二	遊後觀感	八九
五三	訪伏羲廟	九一
五四	獨去城固	九二
四五	三國險要	九三
五六	食指大動	九四
五七	樂山奇景	九五
五八	嘉定珍餉	九六
五九	奉派赴美考察重工業	九七
六〇	戰後初期西歐考察記	九八
六一	利用鐵礦增加國富芻議	九九

附錄：

胡博淵先生逝世前後	一一一
-----------	-----

曉晴齋散記

胡博淵遺著

一、自序

吾家「擁翰堂」匾，係乾隆無錫進士顧旭光所書，顧署四川按察司有政聲，其詠災民詩有：
一輪蹄鳥道羊腸路，溝壑鳩形鶴面人」之句，傳吟一時。其書法勁逾蒼老，眷視出神，吾甚愛之，本擬以名吾齋，惟「擁翰」意味頑固，不適於時，故用「曉晴」，以取朝氣銳之意耳。

晚清自道咸以還，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革命，英法聯軍之役，中法之戰等，着着失敗，大局垂危，國勢日衰，朝臣昏懦，遇事因循偷安，彷徨無計，卽有聰明英斷之王，與有爲革新之臣，非王室權貴，多方掣肘，卽加罪罷黜誅戮。外侮內訌，政局不堪聞問。同治早崩，那拉氏垂簾擅政，立四歲幼童載恬（水旁）爲帝。大權獨攬，賄賂公行，國事愈劣。載恬（水旁）漸長，光緒十三年（一七九六），雖得親政，而那拉淫威，迄未稍戢。余生之初，適逢其時，爲清末最黯晦之日。甲午（一八九四）敗績，弱點更露。戊戌（一八九八）政變，爲那拉氏所摧殘，政權復入其手，倒行逆施，遂釀成庚子（一九〇〇）之變。八國聯軍威脅之下，竟訂城下之盟，割北平京大沽間之一切礮臺，各要地無限期駐軍，賠款四百五十兆兩等，幾使中國淪於萬劫不復之地。此余十二三歲時也。日俄戰爭後之憲政運動，僅其迴光返而已。

際茲西方勢力東漸，瓜分之議日迫。俄人虎視於北，日本崛起於東，封豕長蛇，侵害益亟。

救亡之策，惟有自謀獨立。於是國民革命思想勃興，經孫中山先生等之奔波鼓吹，志士接踵犧牲，迨辛亥（一九一一年）武漢起義，革命乃告成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余考取清華官費，進美國麻省理工大學讀礦冶科。

天下事其進銳者其退速。國民黨組織尚未健全，以發展過速，步驟處置失宜，致有二次革命之失敗。袁世凱帝制自爲，日本乘機而起，進行其大陸政策。二十一條款之承認，外蒙之獨立，中英西藏之交涉，紛至沓來。後洪憲雖失敗，而張勳復辟，段其瑞馬廠起義，而繼之以安福系專恣，民怨沸騰。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余亦學成歸國，在北京西便門外龍烟鐵廠任職。迨巴黎和會有關山東問題之警耗傳至，乃有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與華盛頓會議。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就總統之職，以與北京徐世昌對抗，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北上協議未竟，疾革逝世。於是皖直，直奉等內戰爆發。余則於前一年，至漢治萍公司大冶鐵廠主持化鐵工程。民國十五六年（一九二六—一七），武漢政府容共，工會把持，大冶鐵廠被迫停爐。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余就農礦部礦政司長之職。其時日本積極厲行大陸政策，先後有五卅（一九二五）慘案，漢口暴行，南京事件，濟南慘案，進佔東三省，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事變，淞滬中日之戰，偽滿洲國產生，七七（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接踵而至。

政府遷都重慶，作長期抗戰之計，余轉任經濟部技監，兼西昌經濟部辦事處主任，測勘西康省煤鐵資源，又兼資源委員會西康鋼鐵廠籌備處主任。兩年後西康工作告一段落，後兼交通大學

貴州分校校長。抗戰勝利（一九四五）年春，奉部派赴美考察重工業，兼資源委員會與麥基顧問公司之聯絡員，督導設計戰後大治每日一千噸之新鋼鐵廠，又兼任華府日本賠償委員會中國顧問。民國三十七（一九四八）年杪返國，時徐蚌之戰方殷。翌年二月杪，赴台參觀工商業，兩月以後，正欲返京，而江陰炮台與首都，已相繼失守矣。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夏赴美謀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礦冶學院任職，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冬，星加坡南洋大學林語堂校長聘為該校理工學院院長，數月後董教交惡，教職員總辭職，乃受聘為馬來西亞大學工學院客卿教授，至前年退休。

竊生於憂患之世，清祚將亡，強鄰虎視眈眈，瓜分之禍日亟，亡國之慘，間不容髮，深知欲反弱為強，惟有追隨歐美先進諸國，灌輸新智，開發地寶，振興工商，富強之道，捨此莫由。故余矢志專攻礦冶，俾學成歸國，作實地苦幹，以供獻於國家，奈遭時不遇，益以國步偃蹇，乃至熱血滿腔，百無一用，浪跡天涯，有家難歸，伏櫪異域，徒嘆奈何！

乃者舊雨捐書，諱詩以記述舊日見聞為最，其語曰：「吾兄隻身萬里，幾渡重洋，地北天南，見聞尤廣，家事國事，傳之後世，裨益於清末民初之野史，實匪淺鮮」。又吾同硯胡適之先生，屢次鼓勵我多寫有關吳稚暉先生生平，並在某次吳先生逝世紀念會演講，公開提及我名，對此十分注意。蓋彼知余與吳先生，不但有師生之誼，且同鄉里，於其在黨國事蹟，除國史館整編外，我或稍知其私人逸事，足補野史資料耳。至於適之一生，蓋棺論定，此處不必費詞，我曾送他輯聯云：「晚歲聲施猶燭爛，千秋懷貳著經綸」。他事蹟很多，而對於提倡傳記文學，其功亦不

可沒，他曾說：「中國傳記文學，因為材料太少，被作傳者的人格，相貌，公私生活行為，多不知道。個人的日記，公家的文件，都毀棄散失了。所能蒐集的材料，只能作短傳，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損失。」又說：「除了短篇傳記之外，還有許多名字不叫傳記，實際是傳記文學的記言記行的言行錄。這些言行錄，往往比傳記還有興趣。最早出名的，而全世界都稱讚的言行錄，就是論語。這是孔子一般弟子或者弟子的弟子，對於孔子特別愛敬，把孔子的話，一句一句記錄下來，彙集成的。孔子的說話係因人而異的。」同一問題，問者智愚不同，而所答亦異。此類例證，讀論語者皆知之。

適之關於傳記其他的議論，涉及朱子，王陽明，曾國藩，梁任公，羅壯勇公年譜，汪輝祖病榻夢痕錄，蘇格拉底的傳記，基督全書中的四福音，林肯記等，不必詳述。

我對於以上勸告，未置可否。會吾友張冰子先生創辦「社報」月刊，促余撰稿，並承專欄登載，盛情既難却，閒居復多暇，爰嘗試之。惟傳食炎荒，久疏拙翰，舞陋不文，尚希讀者諒之是幸。

丙午仲冬吉旦識於曉晴齋

二、自索家世

胡氏系出姬汭，爲舜裔之後，周武王克殷而有天下，復求聖祖之後，得虞 父公，仕周爲陶

飯及容有花香，以前祖岷一業生，
倉，主義「一經術，正子，

趙氏，乃趙元任博士之祖先，惟新兵訓練作戰指揮，皆由先祖父擔任。時盜賊橫行，閭閻不安，而吾鄉治安獨善，風鶴無驚，夜不閉戶，悉賴先祖父坐鎮有以致之。蓋常府境內，一有警報，先祖父即親率勁旅勦捕，無不奏捷，亂軍銜之。會鄰鎮某，爲先祖父勦滅，乃相勾結，僞報鄰鎮李家橋有警，乞火速馳援。先祖父乃親率衛兵數十人，先馳往調度，後援續至，詎竟中奸計。先祖父抵李家橋，兩岸麥叢中，埋伏數千人突起包圍，衆寡不敵，遂被擒解至總部，盛筵款待，酒數巡後，其頭目曰：「我弟兄輩歷年屢遭殲滅，不可勝數，今幸你中計就擒，特設筵餞別（指死別而言），望痛飲，以免痛苦。」先祖父體力過人，突越棹走遁，護兵門阻無效，所向披靡，竟得奪門而出。惟至門外，兵圍重重，徒手格鬥，遂斃於亂刃之下。其衛兵得逃脫者，僞裝鄉人，潛返報喪。先是先祖父以全家人口，載藏於兩大舟內，泛泊太湖中。太平軍無水師，故水上頗安全。先伯得耗，乃由衛兵導往先祖父遇害處，乘夜偷運其柩返宅暫厝，事平始安窀穸。吾家自高曾祖起，數代單傳，至先祖父始有六子二女，余父最幼。先祖父遇難時，僅十餘歲耳。兄嫂雖多，但亂後人稀地廣，穀賤傷農，生活維艱，自顧不暇。先父洗然公，立志求學，而修膳不給，就讀於離家數里外之宋玉溪先生家，以耕耘代束脩，甚得宋先生之眷護教誨，後入饗門，始克自立，授私塾，娶先母毛氏爲室。外祖父爲雪堰橋鎮富商，與吳稚暉先生家爲比鄰，外祖母常饋米菜接濟。生男女各三，生活雖苦，而有骨肉團聚之樂。後得親友之援引，于役粵省沙面，佛山電報局，長兄博濤隨侍學習。先父以少年辛勞，體力日衰，不幸年四十八歿於任次。時長兄年十九歲，二仲兄博翰才九歲，余僅七歲，身披蔬服，嬉笑而不解母兄姐等之悲也。大姐最長，二姐芸珍十一

歲，幼妹少余兩歲。一家孤幼，皆賴寡母撫養。長兄在上海電報局測量學堂任教，勉能自給而已。諸伯父均主張令仲兄及余往充學徒，以減輕家累，先慈堅持不允，延師求學，薄田不給，針刺補助。余年十二，吳稚暉先生在其家雪堰橋鎮創辦三等小學，離吾家五里。余往就讀，住舅父家。十四歲，長兄已執教於滬電報局測量學校有年，携眷居滬，遂遵慈命就兄讀英文，同時前往者，有表兄毛懿德，仲兄及大嫂之弟秦誦清。

三、寄讀威宣懷家

莊誦芬先生，吾家世交也，爲盛宣懷（字杏蓀）莊氏夫人從弟，時執教盛家爲西席，爲盛老太爺幼子萊蓀之塾師。莊先生聞余由鄉來滬，語長兄曰：「青年須先有國文根底，方能習別行，余只學生萊蓀一人，且僅上午半天，下午習英文，空時甚多，令弟可就余讀」。余遵兄命前往。盛公館位上海靜安寺路一一〇號，廈屋渠渠，堂奧深邃，僕從如雲，余幾如劉姥姥進大觀園，陳設新奇，目不暇接。盛爲慈禧太后最賞識之四宮保之一，紅極一時，而以盛最受眷寵，兼掌招商局，鐵路，電報局三重要洋務，聲勢顯赫，車馬盈門。萊蓀與余同年，平時不准出大門，但公館以內，無敢阻者。常引余參觀各室，因係童年，百無禁忌。余聞盛氏晚間批閱公文，迅速無比。某日萊蓀引余於稍遠處偷視之，躡足不敢太近。初次見大員閱卷，威儀萬千，頗饒興趣。萊蓀嬌養，上午讀華文，但十時始來，蹠足躺於摺椅看書。師曰：「不解當問。」萊蓀曰：「先生如有不解處，亦可問。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頑皮有如此者。作文課，每三六九一

篇，題出而我搜索枯腸時，萊蓀示我外出，曰：「隨我來」。至一座洋房，係官保招待貧寒同鄉及寒士所居，三項事業有缺即補。內多飽學之士，見我二人至，群起歡迎。萊蓀曰：「師又出題矣」。諸人願代筆，一揮而就，回塾抄錄交卷，時有潦草不識而抄錯者，先生常密圈全文，而批別字於上，可見先生明知有人代筆，而不願說穿耳。

如是將及一年，先生常詢及我家中情形，如田地產業等，疑而讐問兄嫂，大嫂笑而不言，堅諭之，知確有女擬偶余，從此余不肯再去，不久師妹去世。在盛宅一年，見聞甚多。中秋節，逢盛老太翁八九高齡，常州有慶九舊俗，盛老謂萊蓀曰：「我風燭殘年，欲爲汝行婚禮，但爾年僅十四，以我家門第，不能領養媳，今與汝約，行禮後須至二十歲，始准同房」。萊蓀允之。盛老乃於慶中秋時做九並娶媳，三事並舉，賀禮擁至，單雲南火腿一項已滿貯兩室，餘可知矣。新娘爲蘇督糧道陸升甫之女。中秋節，秋老虎作威，萊蓀迎轎行禮後，謂新娘穿衣七件，閑坐轎中甚久，呼吸悶損，狀至可憐。合香後，萊蓀竟不肯離新房，乃父無可如何也。新娘妝奩外，帶來禮菜甚多，如糟魚糟蛋，鹵菜等。萊蓀飭僕送來書齋予師友及余食之。太翁年事已高，未及年杪而壽終正寢。慈禧太后派袁世凱弔喪。素聞袁盛二宮保交惡，二人皆李鴻章義子而深得鍾愛者。聞袁任韓國欽使時，恃才自傲，藐視日使，乘轎直入宮禁，而日使則須於宮門下轎，步行入覲，日方不能堪，致肇甲午之變，袁以眷屬委之唐紹儀，而隻身遁歸。傳盛於此時，進譖於李鴻章之，同時彈袁者，頗不乏人，終以李愛其才而宥之。袁聞而啞之，交惡由是起，終清之世，兩人不獲同顯於朝，職是故耳。盛太翁去世前，袁賦閒已久，至是奉旨弔喪。余久聞袁名，因隨萊蓀前往

觀之。袁入禮堂行古禮，撫棺繞行，執子姪禮甚恭，狀至悲慟，竟至淚下。觀者咸以爲如袁盛以前不睦，從此冰釋矣。孰知有大謬不然者，蓋大員丁憂，須呈辭各職，例必奉旨慰問，移孝作忠而留任。詔盛之章上，三日後降旨照准，三缺盡去，殊出意料，而袁氏則東山再起矣。

兩年後科舉最後一次考試時，萊蓀往武進縣試，邀余同往，謝之。因彼時風氣已變，咸以投考科舉爲恥矣。萊蓀在考場屢次汚卷而索新冊，考官以其爲宮保子弟而允之，且揭曉有名。人謂「末科秀才」。

余以一介貧寒村童，初蒞十里洋場，而有此機緣得入此顯赫高官之府第，目覩豪華錦繡，未始非寶貴之經驗也。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余留美歸國，萊蓀之姪盛恩頤，時爲漢冶萍公司副總經理，聘余爲該公司工程師，並告余乃叔萊蓀，少年體弱，妻妾而外，烟癮極重。謂余如能勸其戒烟，必當重謝。余與萊蓀十五六年未晤，亦欲一探其究竟，乃銳命前往盛府。闔者主人外出，不久即歸，延入客廳等候。未幾一車至，萊蓀由汽車出，頭戴瓜皮小帽，綵珊瑚結子，身材矮小，一如十四歲同齡時。但面無血色，精神萎頓，其童年活潑充沛之情形，判若兩人。寒暄之餘，乃奸所囑，不敢啓齒，因察其情，殆恃烟苟延，勸其斥戒，不啻促其命也。此蓋早婚之害也。乃以謹謝不敏答恩頤，後不數年而萊蓀逝矣。

四、由尚賢堂到游學預備科

自離盛府，仍隨讀英文於大哥，與二哥表兄等四人同室。讀印度讀本，大哥云：「如能背解

，當再授一課」。余每天能盡三四課。半年後讀至第五冊。大哥之英文，係在電報局時自習，並無深造程度，其拼音尤不正確，至是乃告余曰：「我不能再教矣」。遂伴送至格致書院見美教士李佳白，李時方籌備尚賢堂，暫借六馬路格致書院上課，余乃報名。李問余英文程度，告以現讀印度課本第五冊，當以東方讀本第五冊令余讀之。冊厚而字小，遠較印度讀本爲深奧，余快讀之，但切音錯誤百出。李以拼音雖差，而能快讀，竟將我插入第一班，其英文讀本即爲東方讀本第五冊。全堂共有六班，第一班人數最少，連余只十人，中有後爲震旦大學校長多年之胡文耀及沙慶，嚴善坊等。嚴沙二人，爲李佳白每星期在格致書院演講後整理文稿，以備次日登載申報，係半工半讀性質。全班除余外，皆有六七年英文程度。課程有歷史，地理，中文，英文，法文等。李喜宣傳，每月考試，各科前二名，均得登載申報。全班皆報上有名。余英文雖不如人，而史地等恃記憶力，故每次報上亦有名。數月後尚賢堂新廈落成遷入。走讀十月，因美排斥華僑而抵制美貨，上海爲文化首要之區，人情憤激。余等曠課往聽學界名流戈鵬雲等之演講，彼勸聽衆不要與美人合作，不入美人學校，不購美貨，不作美人之廚司僕役等。次日上課，李即以未請准假曠課外出而加責備。李頗熟知四書，並引天地君親師之訓。學生集會，議決次日起不上課。李頗重視學生，尤其是頭班生，爲宣傳計也。當時頗爲惶急，但因責備學生而難收篷，乃使帳房來勸。以潮流關係，學生卒未回校，余遂告失學。適值電報局招考測量班學生，錄取者，每月津貼八十元，二年畢業後服務數年，有選送留學希望，回國重用。余起好奇之心，欲觀察自己學力，能否錄取，遂報名嘗試。入場後見大哥係監試員之一，欲避已遲，勉強完卷。後報載錄取，親友道賀。

，然我志不在此，竟欲進大學而習理工。大哥哥苦勸不可失此良機，且不如余堅持入大學，其財力亦有力不從心之苦衷。余謂：「兄之經濟情形，弟所深知，如進修大學，必另行設法，不爲兄累也。」大哥立卽改口曰：「弟若決意進大學，余必盡力資助。」手足之情，感佩難忘。

時已十月，各校早已開課，因熟人介紹，往吳淞口復旦大學見馬湘伯校長，請准入學。伊出試題：「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兩小時交卷，批准錄取。當告馬先生：「余家貧寒，可否免繳已過兩月之學費？」答云：「此例不可開，否則吾校在吳淞口，風景絕美，如可按月繳付，則租界小客棧之人皆來居住矣。」但對余頗表同情，允來春第二學期進校，毋須再考。遂借西門陸家花園同學陸仁肅之書房，教學生三人英文，每月各收二元，以資另用。十一日報載，蘇撫陸元鼎設江蘇游學預備科招考，初試中英文，錄取者復試。余投考獲取。報又載被錄取者復試，如諸生自信有錄取希望者，望隨帶行李，以使開課，因年關已近也。復試擇優派送歐美五名，日本五名，赴美者，有徐善祥，曹樸廈等。後悉陸撫因人言其年老頑固，不講新學，終於休致。陳夔龍繼任，履新伊始，卽聲言欲閉關此校，蓋肅規曹隨，於己無益，不如另起爐灶，自立聲譽。全體學生乃罷課，斥爲「未有新憲，遽廢舊政」。陳有所顧忌而言和，預備科仍以三年卒業，惟日文班二年，均不予派遣留學。從此各自爲計，騎馬尋馬矣。

五、投考路礦學堂

不久報載唐山路礦學堂（即以後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招考廣告，考清季光緒三十一年（一八一四），督辦關內外鐵路大臣袁世凱，胡燏芬，以路政既興，人才缺乏，請准創辦唐山路礦學堂，由京奉鐵路及開灤煤礦公司分擔經費，校址為開灤煤礦所在之唐山。招考科目繁多，除中英文，歷史，地理，代數，幾何，三角，化學，物理諸科外，並有地質學等——此為各校以前所未有者。分上海，天津，香港三處招考。錄取者第一年每月津貼銀四兩，第二年六兩，第三年八兩，第四年十兩。游學預備科英文班三十人，皆心嚮往之。但恐被取笑，表面皆漠然置之，只有同自修室，亦同住一樓上宿舍者，不能相瞞。各自暗備應考書籍，於每晚監學十時檢查息燈後，將宿舍門窗四周，以床墊塞緊，不使漏光，每人坐被內秉燭準備，如是三月，已屆考期。余因家在滬，請假有辭。次日在上海洋涇浜長發棧，見英文班全體同學皆在，相視而笑，翌日即往報名。主考係京奉鐵路總工程師英人葛利菲司，被聘為該校教務長，報名須經其親自面詢，投考者頗多，來自內地各處之高中卒業生，理數諸科程度皆高，惟不慣聽英語，而唐校教師，除中文外，皆係英人，英語聽課，是為必要。主考身軀肥大，口啞雪茄，發音含混。使內地考生，心慌難解。報名者排長列行，我前面一人，亦有內地來者，恐聽不清楚，而探詢報名已准者有關葛氏所詢之次序，答為：（一）姓名。（二）年齡。（三）學校。（四）……某君牢記之。輪到他時，葛氏詢其姓名，答無訛。次詢何校讀書，竟答二十歲，葛以其聽錯，再詢第二次，而某君仍答二十歲。葛氏遂不理而詢第二人。蓋某君牢記前人所告之次序也。

考試在上海廣肇公所舉行，連考四天。第一日千餘人，第四天，不到四百人矣，我未嘗讀過

小學，中學，進游學預備班，開始讀代數幾何，三角諸科，皆係購書自修，毫無錄取把握。而此次與考者，有南洋公學，聖約翰大學，復旦大學及高等學校畢業生等甚多。余考畢即返蘇州，兩星期後報上揭曉，港滬津三處，共錄取一百三十一名。游學預備科英文班三十四人中，共取三名，余亦忝爲其一，當時心理上之愉快，難以言喻，較以後考取清華官費留美時，尤有過之。因投考者理數科較我高深者甚多，皆名落孫山，而我忝備中取，豈非幸耶？光緒三十三年（一八一六）一月，路礦學堂正式開課，由方柱臣任監督。次年郵傳部收回部辦，開灤煤礦，以無權過問而不願攤負經費，礦科遂未開辦。方去，由熊崇志任坐辦，裁撤監督名義。余於宣統三年（一九一〇），考取清華學校留美官費。民國元年（一九一二）路礦學堂，更名爲唐山路礦學校，趙士北任校長。民國二年，上海南洋公學改稱爲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唐校於民國二年改稱爲交通部唐山工業專門學校，民七更設機械工程及礦冶科。嗣由駱通，章宗元，劉式訓等相繼長校。

六、慈禧光緒之崩

熊崇志任路礦學堂坐辦時，光緒三十四年冬，一月內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相繼駕崩。當時即有人揣測，實係慈禧太后先崩，祕不發喪，蓋李蓮英等，恐光緒報復，而矯詔光緒先崩。國立學校，學生須服「國孝」一月，每晨並須在禮堂舉哀，學生乃故意揶揄熊崇志。清未欲利用留學生，予以考試，國文稍通順者得翰林，不通而能寫自己姓名者，得進士。熊爲美國華僑，能寫華文

姓名，故得進士。時人稱爲「翰林洋進士」。「國考」舉哀跪拜，本數分鐘即起而散，但跪拜時諸生忽放聲假哭，哭笑之聲，延長至十餘分鐘，熊不敢先起。次日掛牌，謂因公赴京，由總務代表舉哀。本年上學期，因學生與教授衝突而罷課，全體開除，各返原籍。一月後，接校方通知，如學生肯寫悔過書，可准回校。惟爲首之金濤及吳銘兩人，不准返校，結果皆告歸來。

七、考取清華官費留學

第三年暑假，因學生在京奉鐵路獲得長期免票，余乃赴北京遊覽，順便參加清華學校考試，場試五天，寓北京西河沿迎賓旅店，每天膳宿五角，余幸蒙錄取。游美學務處考選派美之學生，第一次在一九〇九年，錄取者有梅貽琦，金濤，羅惠僑，李鳴龢，邢契莘，袁鍾銓等四十七名。第二次在一九一〇年，錄取七十名，有胡適（適之），趙元任，朱經農，楊錫仁，胡明復，竺可楨，過深先，施贊元，陳伯莊，程遠帆，周象賢，沈祖偉，周原坤等七十人，同榜錄取備取七十二名。於宣統三年二月進清華，分班肄業，此爲清華首次有學生留讀。清華校址清華園，鄰近之圓明園焚燬於英法聯軍之後，敗垣殘柱，徒增憑弔。海甸，萬壽山，相去不遠，離北京西直門約十餘里，係名園之一。環境幽雅，花鳥悅人。校長胡敦復（後爲大同大學校長），重視理科，學生報到後，舉行分班考試，循美國學分制，學分在六十以上者，夏季皆獲赴美。及格者大有顧盼自豪，高枕無憂之態度。但對於來自側重文科之學校者，如聖約翰大學者，殊爲不利，不夠標準者甚多。本年出國絕望，意志頹喪，而物極必反，於是隨聯絡美國教師反胡，事聞於外部，清末外

交懦弱，恐啓交涉，遂罷胡職。繼任校長唐介臣，在美未歸，由學校和外交部派會辦顏惠卿，監督范源廉等主其事，廢除胡時分班考試成績，上課至暑假重考，上次偏重理科，此次變更目標，側重文科，如前以物理，化學為兩門，今合理，化為一門，前英文等一門，此次英文分為作文，文學史，歷史及修辭學等四門。上次高枕無憂者，遂多名落孫山。余幸兩次皆捷，此為第三次游美學務派遣留美，共六十三名，除余而外，有張福運，史宣，黃漢樸，黃漢河，高大鋼，王求定，孫繼丁，周仁，衛挺生，陳長衡等。衆於八月由滬赴美，余因病未及趕上。又值辛亥革命，武漢起義成功，建都南京，清祚既覆，全國興奮，常州第五中學校長，係屠寄之子元伯，請准改為高等實業學校，聘余為英文，數學教員，翌年始克赴美，進蘇省理工大學習礦冶科，礦有黎却德，冶有霍夫孟，皆為名教授，著作厚冊，為各大學礦冶系教本。時胡適之肄業於康乃爾大學，聞初擬學工程，次擬學農，皆不遂，卒擇哲學，一九一三年，胡作「非留學篇」一文，謂國內學生，如未讀完十三經者，政府不應派遣出國留學。

余自卒業後，本擬留原校讀博士學位，會袁世凱有帝制自為之野心，與美孚石油公司訂立合同，測勘陝西延長石礦藏，為借款之地步，余乃加讀石油專科於匹茲堡大學，為僥幸增窟之計。前讀飲冰室文集，梁任公有「非開發地寶，不足以致富強」之語，心響往之。惟余得石油工程學位後，因美孚兩年探勘合同期滿，成績不佳，合作中止，乃重返礦冶方面工作，至鋼鐵中心匹茲堡實習。首進國家鋼管廠工作，該廠有一千噸化鐵爐八座及鋼廠設備。次進全美第四最大瓊司洛夫靈鋼鐵公司南岸廠，該廠有二千噸噸心轉動爐二十座。得以上兩處實地經驗後，余乃就曷奇活

泰鋼廠金相室主任之職。

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方殷，美國公民年二十至三十而未婚者，列爲A-1最先徵召。該公司原製造質地優良之汽車鋼輪，其金相室主任屬於A-1類，應召戰役。該公司冶金總工程師柯勝，係麻省理工大學校友，請母校冶金系霍夫孟教授推薦新人，余乃被介紹前往。

戰時曷奇活泰公司，爲法國聯盟顧問冶金專家選擇，可製造炮鋼，炮身共分三段；炮座，炮身及炮統是也，每座頭尾及中部三段，各鑄取樣塊三枚，共九塊，其中之一，試驗如不合格，則須另鑄樣塊九塊，重行試驗。如其中仍有一塊不合格者，則視爲廢鐵，全部回爐，炮鋼精鍊之重要性可知。其重鍊之費用，由政府負擔，於公司毫無損失。熱處理及各種試驗手續完成後，炮鋼始能利用。金相試驗室之職務，所有化學分析，材料試驗，熱處理等報告送進後，由余將每種樣塊，用機磨光藥水浸蝕後，由百倍或數百倍之顯微鏡攝影，細察內部結構，判斷是否合用，作一總報告，以決定取捨。政府派有軍官兩名，專事收集上一日之報告及每一炮鋼之顯微照片，彙呈軍部核用。余雖職重辛勞，但得寶貴經驗，心亦安之。

憶當時每月舉行宴會一次，全體職員，携眷參加，並由職員中，按國別身份，輪流表演，藉佐餘興。中國籍只余二人，輪值時或講中國古事，風俗人情，或唱一二山歌，哼幾句二黃西皮，或穿中國衣袍，表演民族服裝等，竟亦能博得滿堂彩聲，蓋適投其所好也。

此次大戰，美國任務綦重，供給盟國所需石油，船隻，軍械，人力財力。老羅斯福連任總統，其後塔虎脫當選總統，直至一九一九年春，德國投降簽約，余在海外八載，至是歸心如箭矣，

乃結伴乘日輪回國。

八、歸國後之服務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春，余由美返國，海外八載，妻子重逢，兄嫂無恙，老母健在，天倫歡聚，其樂融融！

憶余出國時大姑母逾八旬，精神矍鑠，乃惟一能爲我講述祖父故事之人，余對伊敬愛殊深。臨行赴美，伊詢我：「幾時能歸？」余答：「五年。」伊云：「五年我能等候。」在美一晚，余夢中見姑母在床側喚我奶名曰：「我去矣。」次晨醒來時奇異，亟函詢家中，即知得夢之日，正姑母壽終之時。屆計時光，正五年餘也。親神靈異，有如是耶？

歸國後第一步驟，自係職業問題。余習礦冶，志在用其所學，開發寶藏，不慕虛榮，但求富國利民。余首至上海漢治萍總公司訪盛恩頤（字澤臣）先生，盛曾赴美哥倫比亞進大學進先修班一年，適乃父宣懷逝世，因家務糾紛返國，彼時任漢治萍公司副總經理，前美國公使夏偕後爲總經理。又宋子文肄業哈佛大學時，與聯省理工院毗鄰，因兩校中國學生會及東美中國學生會會務等關係（余與宋皆曾任聯哈兩校學生會長及東美學生會年會職員），往來甚頻，週末常同食中菜館，彼回國後，在該公司任英文祕書，月薪一百六十元。盛晤余甚表歡迎，即聘爲該公司漢陽鋼鐵廠工程師，先留總公司觀察數月，俾明瞭漢治萍三處情形。余家住無錫，便於兒子上學，每於週末返錫。

余於出國之前，清祚沒落，甲午之役，拳匪之亂，八國聯軍，日俄侵略，瘡痍滿目，國勢日蹙，亦不乏有高瞻遠矚之先覺，如曾左李張等，感國體之衰弱，非革舊更新，追蹤歐美等列強，不足以圖存。曾國藩先在安慶設軍械局，一八六六年曾國藩與李鴻章在上海設江南製造局，建造及修理輪船，一八九一年兩湖總督張之洞命盛宣懷在其總督署旁見之處辦一鋼鐵廠，即漢陽鋼鐵廠，內有二百五十噸化鐵爐二座，配合鍊鋼敞心爐，軋鋼機，鐵道軌等，繼有公私先後開發之雲南東川銅礦，箇舊錫礦，黑龍江漠河各處金礦，吉林天寶山銀礦，湘贛等處錳礦，湖南锑礦，大庾嶺及湖南廣東廣西之錫礦，湖水口山及雲南東川，西康會理等處之鉛鋅礦，貴州等處之水銀礦。其他如庚子以前創辦之啓新洋灰公司，開灤煤礦公司（關於英商巧奪此礦之詳情當另述），李鴻章及張之洞命陸潤庠與張謇在上海蘇州南通所設之華新紡織局，南通紗廠絲廠等。以上各項事業，雖經熱忱提倡，不乏成效，但以多數而論，窳陋不良，非人才缺乏，即辦理不善，如有盈餘，常被視為「肥缺」。

以管理不當，虧損者殊多，或故步自封，不求進益，反而退化。民國肇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戰事關係，市場活躍，價格昂升，各種事業，皆欣欣向榮，利市三倍，貧者變富，生活改善。大戰以後，價未暴跌，如生鐵每噸仍值二百元。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幣九角，合美金一元，鼓勵投資，千載一時，有識之士，群起創設新事業，龍烟鐵礦公司鍊鐵廠，即於此時設立，為官商合辦，發起人乃陸宗輿等，黎元洪，曹錕，段祺瑞，漢冶萍公司等，皆為股東，資本五百萬元，詳細情形，容後再述。

余在漢治萍公司兩月餘，接北京京綏鐵路機務處長楊毅（莘臣）函謂：「官商合辦龍烟鐵礦公司，利用張家口附近龍管山與烟筒山之鐵礦，及京漢沿路六河溝煤礦等之煤，在京西門頭溝左近設廠練鐵，欲聘一有經驗之鋼鐵專家，已為介紹，盼即來京一行，與當局晤談」云云，余遂請假兩星期北上，見龍烟鐵礦公司會辦，同時亦係京漢京綏路局長之丁士源將軍，談後即送來冶金工程師聘約，籌備練鐵廠事宜。余謂：「甫入漢治萍公司，驟然離去，對盛副總經理之盛情有愧。」丁云：「漢治萍公司在龍煙練鐵廠，亦投資三十萬元，十日後盛將來京參加股東會議，當面告一切，並無困難。」竊思此新興事業，為我國重工業之發軼，於公於私，前途無限，殊感欣慰。惟因籌備伊始，需款孔亟，月薪只二百元，那時留學生在大學任教，月薪約六百元，再行兼課，每月收入一千元甚易，但余志切國計民生，提倡重工業，區區待遇問題，在所不計。

袁世凱自洪憲帝夢幻滅而於民國五年六月六日暴卒於新華宮，黎元洪復職為總統，段祺瑞組織內閣，惟袁氏雖死，而爪牙猶存。先是北洋軍閥，內閥禍國，外則日本以二十一條，迫袁氏承認，曹汝霖向日使乞憐，日終不允中國有所修正，於是全國憤慨，抵制日本，內憂外患，致有五四運動，為學生救國運動之開始，中國對巴黎和約拒絕簽字，美國召集華盛頓會議，內部皖直軍閥，于民國九年七月發生內戰，筆者時在京西一帶，身歷其境，而龍煙公司練鐵廠之籌備，未嘗稍懈。

余受聘後，首先奉派赴綏遠勘測礦產，以定京綏鐵路由張家口擴充至包頭之路線，亦為龍煙自身是否有大量煤鐵新礦蘊藏而着想。

曉晴集散記

九、綏遠測勘礦產之驚險

京綏鐵路，當時至張家口為止，有延長到包頭之計劃，路線之決定，擬經沿綫礦產之區，故派余至綏遠測勘。伴行者有地質調查所王竹泉君，分工合作，以期迅速。時值中秋，日外已嚴寒，因該區未經測量，無地質圖，須臨時用羅盤針測繪地質，天寒地凍，羔裘不溫，須穿老羊皮裡褲，始能禦寒，露兩手工作不到十分鐘，即凍僵失去知覺，須兩手插入袖內烘暖十分鐘，始能繼續工作十分鐘，故工作效率甚低。

綏遠地旱而多土匪，當地稱「歹小子」，荒年更甚。生計艱難，良民亦變為匪，搶劫之案甚多。余經張家口時，京綏鐵路測量總隊工程師張洛農攜余騎兵四名，以資保護，每天給每騎伙食費兩元，外帶廚夫僕役各一人。早餐後出發，不用午膳，僅帶開水，下午五時歸，在客棧熱坑休息，用驢馬糞為燃料。熱坑室內頗溫暖，可脫去皮襖，內穿一薄棉襖足矣。

由張家口至平地泉左近馬連灘煤礦，住當地一客店，店中為一大空院，坑房羅列四週，以供車夫及旅客商人投宿者。余臥於店主之上房，日落前，驢馬車夫前來投宿者甚多，常有途遇「歹小子」搶劫而受刀傷者。馬連灘有煤礦，土法開採，深二三百尺，運途稍遠，則棄而另開一洞，故煤礦洞甚多，所採之煤，在本地及左近推銷。

馬連灘煤礦測勘完竣後，余即往十餘華里外之官村，探測鐵礦，鐵成份殊高。此地竣工後，本可遄返張家口轉京，惟因馬連灘測勘時，漏忘數點，須再覆查幾天。余以從未遇見「歹小子」